# 拉斯维加斯之夜

强烈的灯光照在铺着绿绒的桌上，不远处吃角子老虎叮叮咚咚地吐着硬币，骰子桌上不时传来欢呼声，四周人来人往，嘈杂不堪。这些，对我都没有影响，我只是全神贯注在牌上。在我面前的桌上，排列成堆红绿混杂的筹码。靠近庄家的红黑圈子里，摆着二十元的筹码，和两张方块。

十一点。庄家朝向我，左手牌盒里的牌呼之欲出。我加上四个红筹码在圈里十一点当然是赌倍罗。庄家给了我一张牌，九点。还不错。庄家发完下手的牌，一家爆掉，两家停住。庄家翻开牌，一张九点，加上十点，正好十九点。他赔给我八个红筹码，收走牌，把其他人筹码一扫而空，然後开始洗牌。我这才放松下来，伸伸懒腰，看看周遭。

这里就是拉斯维加斯，世界最大的赌城。一个纸醉金迷的罪恶渊薮，一个让人美梦成真的幸运之都，或是一个轻松解忧的娱乐中心，这端赖一个人看事情的角度了。我想大部份人到这里来不过要轻松轻松，享受一下赌博的乐趣，运气好蠃了钱固然可喜，运气不好赔上几文也无伤大雅。真正的赌棍赌徒那是少之又少。我呢？我当然也不是赌棍。

只不过一年前在internet上到处乱逛，很“凑巧”地找到一个黑杰克的模拟程式，从它的注解中发现它用一套奇怪的押注法，可以蠃多输少。我本来不相信，但在我自己重写模拟程式，并且换过十数种乱数产生器後，我大致相信了。这次来拉斯维加斯叁加电脑展，正好趁机验证一番。

黑杰克，也就是二十一点，是比较公平的赌局：一般公认庄家，也就是赌场，只比赌客多零点三到零点八个百分点的优势。像轮盘，赌场有五点三个百分点的优势。吃角子老虎更不值一提了，赌场要怎麽操纵吐钱的比例都可以。但是吃角子老虎还是赌场里最多顾客的地方，尽是些头发花白的老先生老太太们。他们总是换了整盆的硬币，守在嗡嗡轻哼的转轮前，一个银币接着一个银币地投着。蠃钱也好，输钱也好，似乎都和他们无关。来这儿只不过是来打发儿女远离、孤单寂寞的残年。

我将筹码留在桌边，请庄家看着，到洗手间解放一下。回来时庄家已经洗好四副牌，重新开始另一轮黑杰克了。很显然我的秘诀十分有效，已经帮我蠃了好几百块，早就把老本收回口袋里。既然赌的是蠃来的钱，我更加大下注的额度输也是输赌场的钱，怕什麽呢？这麽一来，我面前筹码累积的速度更快了。

我转头四望看看同桌的赌客，他们并没多大起色。我移目梭巡，目光最後落在一个女孩身上。她在我左手边第二位，隔着一个老太太。她也是东方人，一头乌亮垂肩的长发，配着一副纤细的身躯，是个非常俏丽的女孩。我之所以注意到她，与其说是由於她的俏丽，不如说是她的年纪。她看起来是这麽年轻，我甚至怀疑她是否满了可以赌博的法定年龄。

这疑问只维持了一会儿就消失了庄家想必已经查过了她的驾照，要不然他不会让她上桌的。不论如何，她在输钱，输得还不少。很显然她根本不懂黑杰克的诀窍，搞不好这是她第一次玩黑杰克。出於一片好心，我开始给她一点建议。由於我是这桌上的大蠃家，她也接受这些建议，一连蠃了好几把。

再赌一会儿，我觉得已经有点累，心想见好就收，离开赌台，到出纳柜台兑换筹码，数一数，有两千多块钱。在吧台边找到一个位置。酒保走过来。

「马丁尼。」简单、清爽，一向就是我的选择。人世已经够复杂了，不必连喝杯酒轻松一下都要讲究。

我在赌桌上是从不喝酒的，只有在赌完後才会喝上两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别以为赌桌上源源不绝免费提供的啤酒和鸡尾酒只是赌场招待客人的一套，那是有目的的。酒精会影响判断力，三杯下肚，任你再会算都没有用。

有一人在我旁边的位子坐下。

「嗨！」

原来是同桌的女孩。她清脆的声音，似乎掩过了赌场里嘈杂模糊的人声。

「hello！」我有点惊讶。

「谢谢你刚刚的指点。」

「不必客气，我乐意效劳。能让我请奶喝杯酒吗？」